

28
平陽 卷南

吳氏宗譜
之二

先贤庙、墓及碑志文选

(摘录于《梅村志》、《吴氏大统宗谱》及报刊)

泰伯庙概况

泰伯庙，又名「至德祠」俗称「让王庙」。座落在江苏省无锡县东面约三十里处之梅村镇（古称梅里）伯渎河边。原系泰伯旧居，以后「即宅为祠」。

泰伯庙，是江南最早的古建筑之一。东汉永兴二年（公元一五四年）桓帝敕令吴郡太守糜豹修建。糜豹在碑记中写道：「予受命南邦，诏建泰伯庙，墓于梅里、皇山……」。梁代刘昭《后汉书》称：「无锡东皇山有泰伯墓，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臣昭以即宅为置庙」。由此可知，泰伯庙，原来是泰伯的住宅。宋元佑七年（公元一〇九二年）宋哲宗赵煦以「至德」额其门。明弘治十二年（公元一四九九年）邑令姜文魁重建大门，寝门。万历二十四年（公元一五九六年）里人倪埕、邑令吴大朴相继修葺。清代康熙三十年（公元一六九一年）邑令吴兴祚、里人蔡鹤龄再修葺。康熙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一八年）朱宪枝等具呈抚院免除庙基及祀田税。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王允谦清上级拨款重修，嘉庆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一八年）邑令齐颜槐续修，道光二十九年（公元一八四九年）张曜再修。经过世代修建，泰伯庙沿中轴线自南至北有金水河、香花桥、「至德名邦」石牌楼、棂星门、戟门、至德殿、祖师殿、关帝殿。中轴线以东为东院。东院有三让堂，尊德堂、仓厅、小让王殿、大夏堂、慈俭堂、圣堂、

环山小筑；中轴线以西为西院。西院有珠宝堂、云山深处、德洽堂、采芝堂、隔凡楼、大树堂。现存的至德殿为弘治十二年邑令姜文魁重建。

解放后，在省、市、县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于一九八三年开始，几经修复。重新翻修了至德殿，重建了戟门与东西两庑房，铺设了至德殿前的月坛，月坛周围竖立了青石荷花瓣栏杆，月坛前戟门前新铺了花岗石甬道。重修了珠宝堂、云山深处、重建了围墙，月坛上浇铸了万年宝鼎，重塑了泰伯像。同时，重新制作了匾额和抱柱楹联。在重修过程中，得到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重视。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同志为至德殿题写了「至德高风」横额，陆定一同志亲笔书写了「泰伯庙」的大门正匾，匡亚明同志撰写了楹联：上联为：「孝亲在知亲让位于弟背井离乡那怕披荆斩棘」，下联为「从俗而化俗推己及人启蛮迪夷何忧断发文身」。至一九九〇年七月，泰伯庙第一期修复工程基本告竣，省、县两级政府共拨款八十余万元。修复中既根据《文物法》不改变原状的原则，又恢复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原有面貌，使泰伯庙重现历史风貌，显得典雅、庄重、古朴。

泰伯庙现为太湖风景区的主要独立景点，被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重修泰伯庙碑

弘治己未

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翰林王整撰文

泰伯文王，皆以至德称于孔子，皆可为而不为。文王之时，殷命既讫，紂恶日稔，人心归

周，如水赴壑，犹率之以事紂，是谓可为不为。若夫太王逃獯鬻之难，邑于岐焉作周计，其世犹当廩辛庚丁之际，是时商道犹盛，太王安得遽有翦商之志，有之则何以异后世狡焉思启土疆者，岂太伯不从而王季则从之耶。孟子曰，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泰伯虽圣，当商未衰，亦安得遽朝诸侯有天下乎。盖文王之生，夙有圣德，太王知周家之业，当于是兴，故欲传国及之。泰伯知之，遂与仲雍逃去。其后周之有天下，虽在文武之世，而实肇于太王之明，泰伯之让。是所谓翦商，所谓肇基王迹，所谓以天下让也，岂非然哉，而世不及知是所谓至德者乎。初吴之先，文身断发，混于龙蛇。泰伯之来，端委治之，始去夷即华。至于今人文财赋，遂为天下甲，盖所从来远矣。无锡之板村，有邱隆焉，相传曰泰伯之墓也。按汉刘昭云，无锡县东皇山有泰伯冢。《皇览》云：「泰伯墓在吴县北梅里聚」。其说不同。《吴地记》云：「吴筑城梅里平墟」。《吴越春秋》亦云：「泰伯之墓在梅里之平墟」。则非山明也。今板村正居吴县北，去梅村不一里而近，败屋颓垣，畜牧不禁，予曾过而伤之。弘治十一年，南昌姜侯文魁来知无锡，予曰，邑有圣人之庙而荒焉，令之耻也。姜曰诺，甫下车，则议复之，且捐俸倡民，于是富者输财，壮者效力，期年庙成，殿寝明堂，圭洁靚深，石表对峨，过者悚息，春秋献享，永永无怠，姜侯属予文于碑以示后。

铭曰

蠢兹勾吴，俗本文身，孰始居之，爰有至人，至人谓谁，有周泰伯，让国而来，乃以有国，

呜呼孰知，世教日隳，兄弟争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晚，无得而称，其称则远，穆穆新庙，姜公所作，千秋万年，过者必式。

大明弘治十六年岁次癸亥仲春吉日

重修泰伯庙碑记

万历丙申 顾完成

泰伯至德，自古记之。顾泰伯之所以德吴民，与吴民之所以德泰伯者，天壤俱无穷，而宣圣所称让国之节不与焉，盖吴氏之先，非有名文物礼乐文章之都雅，地荒而卑，人鄙而野，文身椎结，号称荆蛮。非泰伯以三让故，式临兹邑，即当时无以列文字而通上国。然则今之吴，其君子出树勋猷，入谭道德。而文采标表者孰贻之，其匹夫匹妇，怀忠慕义，而以奇自见者又孰贻之。是泰伯之德，照耀今古，于法宜祀而吴为甚。泰伯之祀，于吴宜隆，而锡为甚。锡之梅里平墟，有墓岿然在焉。弘治间，邑侯姜公尝以义倡，民即旧祠之傍而别创之，规制宏拓，堂庑翼然，春秋享祀，设道士世守，以奉香火，丕民报本也。第有司好尚如姜公者，世鲜其人，以故庙日就倾圯，由弘治迄今，凡百年中间，虽或稍葺，而蠹不尽去，朽不尽更，久而培垣檐宇，莫支霜露，庭中古柏，半供樵苏。乙未春，道士黄道行以告邑之善士倪君瑄。倪君慨然捐资葺之，而庙貌如故。夫以泰伯至德，浸灌人心膂。而区区庙食，邑姜侯创之，又百年而倪君新之。庙之兴废，夫亦有数存哉，兹将勒石，用志岁月，乃记之。

赐进士第前吏部文选司郎中邑人顾完成撰文。

大明万历二十四年岁次丙申仲冬。

重修泰伯庙碑记

康熙丁酉 杜诏

邑东南三十里梅里乡，旧有泰伯庙。岁久日圯。道士朱文瓚吕元德年来稍事修葺，至是将落成。里人蔡君鹤龄，殆有力焉，夫梅里为泰伯始基地。皇山相望，遗邱在焉，其庙不知始于何代。明弘治间，邑侯姜公文魁倡议修复，規制宏敞，视昔有加。时鹤龄之六世祖孚偕弟济实董其役，事在钱户部荣记中。爰及本朝，邑侯吴公兴祚复彻而新之，寻以升任去，功未竟。呜呼，古者有功德于民则祀之。若伯之手辟草昧，大启文明，千百世下之理学文章，苞含孕育，有非寻常功德可同日语者。今邑中前代名贤，祠宇相属，轮奂昭然。顾兹让王故墟，殿寝就倾，垣墉剥落，竟等诸丛祠废庙，亦可慨已。譬诸一家之中，伯之肇造，其始祖也。唐宋以来诸贤，其祖称也。为子孙者，尊其祖称而遂忘其祖称所自出，孝子仁人之用心，顾若此乎。夫以至德之圣，民且无德而称。何有乎是庙之兴废，然而风化系之矣。吾乡民风善柔，俗尚古处，幸当国家隆盛之际，即彼道家者流，犹然感慕圣德，倡导里中，相与庀材蹴工于百年废坠之余，岂非礼让之渐被人心，有久而弗替者欤。当代贤公卿抚莅兹土，奉扬天子德教追溯三吴风化所由来，赫然振兴于上，又得良有司如姜、吴二公者，协乃心力为之。崇其庙貌，肃其

觀瞻，凡春秋祭飨，必躬親釋奠如孔廟等。邑之士大夫及乡人子弟，咸得登降揖让乎其间，则至德遗风，优柔渐渍于不自知，嗣是理学昌明，而文章蔚起，乌知不更超唐宋而上之也哉。兹姑徇蔡君之请，为书以纪石，而立诸其庑以俟。

康熙岁次丁酉五月

内廷供奉邑人杜诏敬撰

邑诸生曹辑五敬书

重修泰伯庙碑记

乾隆六年 王允谦

余自涟水调官金匱。金匱故泰伯首善域也，去城南三十里，有墓在焉。庙建于明弘治姜尹文魁，至我朝吴尹兴祚重葺，历今数十年，榛莽弗飭，襍栋倾欹。窃叹曰，是吾责也。会今上诏修古圣贤祠墓，亟请于上官发帑金，鳩工庀材，始工于乾隆三年二月朔日。越三月，祠宇一新。邑绅士请纪其事。余维禹迹所至，独东南未通中国。自泰伯以亡公子来斯土，雍容端冕，方千有余里，翕然从之，越今三千三百余年，东南文物之盛，几为天下冠。孔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后儒求其说而不得，谓泰伯之逃，繇父太王有翦商意，此大非也，使太王稍有是意，伯圣人立长，则人心易集，何必季。欲传季，以季生圣子文王故耳。圣子嗣而三分有二，再传至武，郊稷配天，虽让国实让天下。至鲁颂阙宫之什，距始

封已十有九世。其曰翦商，意在张大其词，而厚诬先世，不足信。皇矣之三章曰帝作邦作对，自泰伯王季，伯之心岂不知天命之在，已而挈仲以遁，非欲让季以逮文乎。及至止斯地，端委以临，过者化，存者神。勾吴之众，郁然兴礼让，至今人文称极盛，夫尧舜让天下，世莫不知。泰伯独晦其迹，惟恐获称，重伤父志耳。岂计为荆蛮辟文治哉，顾自尧舜迄文武，皆都西北，风教固殊焉。厥后孔子生而彬彬礼乐之儒，首推邹鲁，独东吴僻处海滨，为孔子辙迹所不到，迄今理学文章，同风一道，非泰伯实为之倡，乌能若斯之盛也哉。有功德于民则祀之，贤人君子庙食东南者众矣。而泰伯巍然居首，官兹土者，履其庭当穆然深思其心，以冀得吾心之所安，庶不负天子之明诏，如沾沾以鼎新斯庙为功，则大非余心也，是为记。

乾隆六年春，知金匱县事，深泽，王允谦谨撰。南拙老人蒋衡书。

三让王墓志

三让王泰伯墓在郡城西北无锡县东三十五里梅里平墟梅村桥南即泰伯来荆蛮之故城北十里墓高一丈四尺莹域迴三十五步晋明帝太宁元年御制至德碑於墓前诏建祠殿於莹域南三十步宏以门庑周以垣墉复近墓一百户为守卫太守殷师领焉宋武帝永初元年御赞亭在殿前十步唐贞观三十年以六十五代孙吴世伟为附马戚遇特隆赐田千顷昭重广大门殿赐金香炉花瓶香盒及祭奠金器皿一坛永远供奉祀用建御赐器物库于祀殿之左藏贮添赐一百户

充享莫宋太平興國三年昭免本家稅租先是歷代以圣贤之后不須庸調敕賜傍墓苗田二百二十三畝俱系環繞墓側令歲收供贍王墓祭祀符下官府縣民不許侵奪天聖中七十七代孫吳感請命歸祭增置田百畝有奇在墓北百步就令墓戶華員玉等耕種歲收并入廟倉貯用。

泰伯墓碑記

袁熙 甲寅

周有天下受之於殷傳八百有余歲泰伯讓國逃而之荆无尺土之墓所居成邑遂啓句吳至於今三千余歲自伯以來擅位号有天下者不可勝紀易代以后皆不得名其故居惟句吳一彈丸地延三千余歲之后犹得名曰泰伯之里嗚呼是盖六國之所不能侵而秦始皇之所不得并者也嘗試推之古今之所可欣可韞可守可傳而不能忘於心者多矣吾觀泰伯之心皆廓然而无一有而其所所有者仅此忠孝之性受之於天以爲人造次顛沛不可以貳值時之阻則旁行巽志冀一遂焉譬如水之百折而必趨於海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及乎所至之地群而義之奉以爲君遂能立國啓土龍旗介圭傳數十世盖亦忠孝之理自不泯於天壤而当其逃之之日始志豈及於此哉嗚呼所以爲德之至也古者荆蠻之俗斷发文身龍蛇與處其救死之未知而遑及乎礼乐自伯之至然后爲之城郭而人有卫爲之沟洫而人有養爲之端委以易其俗而人有礼教化遂彬彬焉則今日東南之民所以相生相養礼乐诗书衣冠玉帛盛於寰中而爲光於千百世者伊誰之功也其又可忘也耶伯有廟在梅里其墓在皇山南徐記及圣贤墓記皆同非若史遷所稱箕山有許由塚天没

恍忽不可徵信又非若虞舜崩於蒼梧大禹葬於會稽遠其國都而离其人民者比也則以吳民而修伯之庙若墓譬如以子孙而修其始祖之庙若墓宜乎岁岁从事勿怠也乃数百年中培其封树饰其榱桷者指不多屈今墓道之间荆棘不剪樵牧游於其上矣念兴祚伯裔也又官兹土其何能辞爰以俸钱供扫除之役邑人助之自癸丑岁八月经始毕於明年之正月砌筑坚平墉垣周固乃建碑以志久远后之读是文者深思三千余岁不替之故而以伯之心为心则伯之垂教其犹未远也夫。

古皇山下眠皇灵——泰伯墓

泰伯卒后，葬于梅里东北九里的鸿山西坡。当地人民称鸿山为古皇山，又称为吴王墩。

东汉永兴二年（公元一五四年），桓常命吴郡太守糜豹造泰伯庙上的建筑。清康熙年间修撰的《梅里志》上录有糜豹的《泰伯墓碑记》一文，文中述及其规模宏远、霞骏云蔚，巍然肖皇山之宫焉。卷二的《历朝崇褒典·汉唐时泰伯庙规制》描述那时的泰伯墓甚为壮观：

鸿山西麓，直南平地高三尺。立华表石六柱为墓门。上刻「至德墓道」四字。后沼池一带，曰香积。上跨石梁三座。曰香花。过桥二十步，曰戟门。左右围墙。戟门内两庑……中为丹墀甬道。阶三座。墀上为月台。台后即让王殿。殿之左右为御赞碑亭。后即王陵，陵前石墓门一座，上刻「吴泰伯墓」四字。周围石墙。左边祭器库，库前宗会堂，堂前仰止阁，阁前怀德

堂，右边乐器库，库前御书阁，阁前宁静轩，轩前厨房仓库，守卫住居。统计殿宇祠轩阁库厨共四十八楹，墓一百三十亩零，乔木千余株。

宋代，泰伯墓上的建筑还存在一部分，这从许衡的咏泰伯墓诗中可以看出：「默存先志入荆蛮，至德无称意自闲。八百开基绵世泽，万年遗教在人间。巍巍庙院新梅里，蝌蚪龟文焕玉山。每遇春秋霜露降，却思瞻拜启云关。」

后来，由于战乱兵燹，到了明代泰伯墓上的建筑已荡然无存。明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县令姜文魁在兴建泰伯庙的同时，与太学生杨文在泰伯墓上建立碑亭。后又经明天启、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王朝的迭次修建。泰伯墓上的建筑重又具有相当规模。一九八三年，人民政府拨款对泰伯庙墓进行了整修。

现在的泰伯墓高二米余，直径近四米，呈圆丘形，四周为青石块砌成的罗城，高约一米。罗城大门左右各有石望柱一根，顶端雕有石狮，怒睁两目，护卫王灵。墓前立阴文楷书「泰伯墓」石碑一块。

罗城前为明代的攒尖顶四棱碑，由整块巨石凿就。碑正面刻「泰伯墓」三个双钩篆体大字。字的周围刻有云龙纹浮雕。碑的东侧面刻有明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年）杨文撰书的《泰伯墓碑记》。杨文在碑记中记述了县令姜文魁等人营建碑亭的经过，颂扬了泰伯的功德，他认为由于有了吴泰伯，才使「蛮一变而为诸夏」，成为文明地区。碑的西侧面刻有明天启三年

(一六二三)东林党领袖之一高攀龙撰书的《泰伯墓碑阴记》。

明四棱碑前为祭台，祭台前为构筑于清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的享堂。享堂面阔三间，明间两旁石柱上有嘉庆时金匱县令齐彦槐书写的一副楹联。上联是：「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下联是：「功同开辟，一抔万古江南。」享堂正中有一屏风，上面线雕着泰伯立象。

享堂前为青砖甬道，前端有用花岗岩石建成的石碑坊一座。由四根冲天石柱分成三道大门，柱上雕绕云龙纹。正门上首横着一块豆绿色石板，上镌「至德墓道」四个楷书大字。上方门额上置放着用石块雕成的火珠，珠上刻有「古皇山」三字。左右饰以日、月云纹。左右两旁门楣下装饰着叶文石板。

石碑坊前为半月形的照池。

整个泰伯墓傍依着鸿山西坡，层次井然，气势宏伟，今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历代对泰伯庙、墓之祀典摘录

△汉桓帝永兴二年四月命吴郡太守糜豹监修泰伯墓道、莹域，宏以门虎，周以垣墉，祀以王爵，给二十户充至德庙洒扫，豹另加三十户，又给五十户守卫王墓。

十月泰伯四十一世孙灌阳侯吴如胜，进泰伯世系，帝览之赞曰：「贤哉吴泰伯，庆泽弥

流长」。因命其子允承为奉祀侯。

△晋肃宗太宁元年，诏祀泰伯，用王者礼乐，具王者冕服，御制至德碑于墓前。建殿于莹南三十步，赐祭器乐器一坛，添差庙户祇应五十人，立二十四戟于殿门。寻封泰伯四十九世孙吴皋孟为昭衍公，赐田百顷，永充庙祀典礼。

△南朝之宋武帝永初元年三月，敕祀泰伯，以太牢降御赞，勒石于庙庭，同时有恭孝王仲雍赞，延陵王季子赞，复给守卫二十户。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诏重广门殿，遣礼部尚书兼御史韩太冲祀泰伯，以太牢赐金炉，香盒花瓶及祭器一坛，永供奉祀。建御赐祭器庠于殿左，赐一百户充享田。

十五年复赐泰伯六十世孙附马都尉吴世伟苗田千顷，永充庙祀，遣著作郎童显祀以太牢，并赐金帛，颁敕。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敕命知平军州朝散大夫左中允梁周翰祀泰伯，太牢兼赐金帛祝文。三年三月赐墓傍苗田二二三亩，俱令岁收供墓祭祀，行下官吏不许侵蚀。

△宋仁宗天圣中，七十七代孙吴感，请命归祭，增置田百亩有奇，在墓北百步，就令墓户等耕种，岁收并入庙仓贮用。

△宋景祐四年，遣龙图阁直学士孔道辅祭三让王吴泰伯，兼赐金帛祝文。
△宋哲宗元祐七年，诏吴泰伯以「至德」为额，遣官致祭。

△元英宗至治二年九月，遣银青光禄大夫御史中丞察罕贴木儿祭三让王吴泰伯。

△明洪武二年，改封吴泰伯之神，春秋祀之。祝文曰：「三让至德，民无可称，周基八百，由斯而成。」

△清康熙四十四年，南巡时御书「至德无名」。

△清乾隆南巡时赐匾御书「三让高踪」。

△民国初期，而废祀典。北黄泥桥分天津支一〇六世孙贛北镇守使吴金彪，慨然恳请恢复祀典，后经大总统内务部复文，应准自由致祭，因咨江苏省长飭县遵照，并呈奉副总统冯国璋令：「勾吴榛莽，辟自姬宗，崇德报功，允宜奉祀」，颁给「端委风高」匾额一方，令无锡县知事敬谨悬挂。复奉江西李督军给予「至德无称」匾额，同时悬于祠庙，以隆报飨。至此而还梅村宗庙祭享，按旧章每于春秋，庙董裔孙约期束邀无锡县长赴乡主奠。

△抗战期间，四乡不宁，其礼顿衰，迨胜利和平翌年（一九四六年），无锡成立吴氏宗族委员会，倡议为始祖泰伯庙，墓恢复祀典，望重宗人，竭力支持，隆重致祭，乡民欢呼，学生列队欢迎，极一时之盛。

△共和国时期，泰伯庙，墓得到人民政府的保护，被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拆资修建泰伯庙、墓，耗资三〇余万元。中央领导陆定一同志亲笔题写「泰伯庙」门额，赵朴初同志书以「至德高风」之匾。承逢太平盛世，尤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海外泰伯裔孙缅怀宗功

祖德，奉祀致祭泰伯廟、墓，更是蔚然成風。每逢正月初九，為泰伯誕辰之日，無錫、梅村鄉民，數以萬眾，擁齊在泰伯廟致祭朝拜。清明佳節，四面八方人士，雲集鴻山，祭掃泰伯墓，後竟成為鴻山廟會，盛況空前，延續三天之久。不但國內此俗永盛不衰，且海外裔孫近年來，頻頻組團回國謁祖。一九九二年十月，世界至德宗親總會，暨菲律賓「让德堂」宗親組團達三百來人，回國在泰伯廟舉行史无前例，盛況空前的祭祖大典。繼而於一九九四年十月，又有韓國的吳氏後裔組團回國在梅村（古稱梅里）祭祀泰伯廟。

數千年來，「歲時致祭奉祀，歷代不廢。」

恭孝王仲雍墓廟

商仲雍墓在常熟縣西一里虞山之陽。吳地記仲雍冢在吳郡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名勝志越絕書云：虞山商臣巫咸所居，則吳越時已有虞山矣。或云：虞仲葬此，得名。按史記索隱注：仲雍冢在常熟縣西虞山上，與言偃冢並列。太平寰宇記云：虞山有仲雍齊女墓，即簡文帝招真治碑所云：遠望仲雍而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哀壙蒼茫，蓋齊梁時猶不廢也。唐宋元明以來，無有為之表者。清初始修葺之。乾隆二十五年，裔孫有周姓者相傳為仲雍之後，又立墓門於北門大街，由山麓麓路直達墓所。五十四年，裔孫又建石坊，學使曹秀先題曰：南國友恭四字。近來邑之士大夫，輒有訟官謂周氏侵占言子墓者，可發一笑。同治辛未歲，曾文正相國巡閱海防，至常熟，撥貲三千余金，飭縣

修葺仲雍言子墓并兼修周章墓。

恭孝王仲雍墓在郡城北常熟县西北一里虞山之阳与言偃墓并墓高二丈三尺莹域迴八十五步晋太宁元年敕建祀殿於莹域南五十步御制王德碑於墓前垣周五百步守卫百户命尉奚澄领之宋武帝御赞亭在殿前二十三步唐贞观十三年重辟山路以广门境作二石柱於祀殿门外复大书榜揭墓道建收贮御赐金香炉花瓶香盒祭器一坛库在御赞殿后之西添赐充四时享奠户百家亦附墓居住宋太平兴国三年赐傍墓苗田得一百七十五亩岁收供贍王墓祭祀符禁如之天圣中七十七代孙吴感南还增置田二百五十亩在墓南破山港侧亦令洒扫户曹百七等耕种岁收并入庙仓以供俎豆。

附 考

仲雍之墓，位于虞山东山坡，在言子墓后，辛峰亭下。该墓建于何时，渺不可考，据梁昭明太子作虞山《招真治碑》云「远望仲雍，而高坟萧瑟，傍临齐女，则哀垅苍茫」，仲雍高坟在梁代已呈萧瑟之状，年代之久远可以想见。从那时到元代，人们崇祀仲雍的情况，未见史载，以笔者所见，最早的是：明朝成化年间，江南提学娄谦「以义起，令有司设春秋二祭」（明·屈冲霄《虞山杂咏》）

仲雍墓门，直达北门大街，为三门石坊，上书「敕建先贤仲雍墓门」，是乾隆廿五年（一七

六〇)所建。墓门背书「清权坊」,语出《论语》:「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颜师古注云:「夷逸言宰于蛮夷而遁逸也,隐居而不言,故其身清洁,所废中于权道」。清权二字概括了仲雍精神。《常昭合志》载:清权坊「旧在虞山乾元宫右下,宏(弘)治中巡按刘廷瓚建,万历丙子重建……明季圯」。据悉清权祠即将在原址重建。

墓道随山势,蜿蜒而上。二进石坊矗立道中,该坊为吴门裔孙于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重建。上书「南国友恭」,背书「让国同心」,分别为乾隆二十一年、三十六年江南督学曹秀先、江苏督粮储道胡文伯题书,两旁石柱镌联云:「道中清权垂百世,行伴夷惠表千秋」,表达了后人对仲雍让国精神的追思。

过「南国友恭」石坊不远,墓道右边,是仲雍曾孙周章之墓。当年周发(武王)灭殷,访求泰伯与仲雍之后裔,得知周章已为「吴君」,因加封之,歿后葬在仲雍墓旁,今墓后有一遗碑。上刻「古吴王周章陵墓」,系乾隆廿九年(一七六四)吴门裔孙重立,此题名不知始于何时待考。另《吴地记》云:阖闾长子终垒墓在海虞山上,今亦湮没待考。

墓道尽头,仲雍古墓静静地座落在半山腰处。墓前,一座三门石牌坊高高耸立,额书「先贤虞仲墓」,背题「至德齐光」,集中概括了人们对这位句吴先贤的崇高赞美。坊柱镌联曰:「一时逊国难为弟,千古名山尚属虞」,说起这副柱联,清人叶廷琯在《鸥波渔话》中还辑有这么一则故事:「昔年(虞仲与言子)两贤后裔,以争墓旁隙地,构讼累年,官屡讯不决,后常熟